

帝業約二章而安厥人有長者大度之美
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魯孫王蜀
亦及兩世此柔德制強之驗也理身理國
足為鑒乎

疏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以退安
得長存注云動與物无尤故也物或擊之
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
義曰理代者以強梁失國理身者以強梁
喪生與物抗敵豈能無患或擊之者易益
卦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言處益之極過
盈者也求益無已是心無恒無歇而求人
莫之與獨唱莫和適是偏辭人道惡盈怨
者非一故或擊之也益與也擊傷也神為
生主人為神主相須而立關一則亡用剛
失神故非善也

吾將以為教父
注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
之教為眾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
者亡以之為戒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

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
眾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

義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尊於眾教眾教
之末謙柔為先故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言尊者能謙光而益明卑者能謙不
可踰越禮曰傲不可長慎以避禍恭以遠
耻敬讓以行皆謙慎之旨也尚書曰慤而
恭慈惠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
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教之以務開之以義經曰兵強不勝木
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者抑之下
者舉之此眾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為本
也為教之父豈虛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
柔行謙無思不服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章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疏前章明
強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
柔弱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通以發
明理會歸而齊教皆標存道性柔弱
之本人有失之成堅強之過後善足
以下明無為之道廣有利益來教其
之能先○義曰既以前章示強梁極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失即為至堅
用顯無為之益更彰不言之利欲使
人捨強服柔宗無去有
從寬入妙深契道元尔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

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
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
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汎注
群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
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
國有道則極負而歸仁無道則蕭牆構敵
矣染著代塵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恣
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塵六

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入從根而生染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務眼絕五色耳絕五聲鼻絕五香口絕五味身絕五觸心絕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之道豈有堅強之患哉

無有入於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

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處無道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元息則為人消則為氣與道為一常存不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運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注無為者不染塵境今心中一無所有無

間者道性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為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為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

義曰老君垂教以清靜為用無為為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為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為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為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案其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為者亂無為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為也至堅之志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

無為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首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也

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為化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

義曰人君以無為為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復何言哉夫無為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仁義合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凝寂玄寥與道混合是無為之至也九流者漢書云道家流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流者蓋出司徒之官助

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垂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隨時抑揚遠離本苟以譁眾取容後進僻儒之患名家流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微為之則苟鈞鈞析辭而已為君者慎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橫家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而為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出於議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盜者為之則羨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衣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為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流者蓋出於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芻蕘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燕受選士教者為推也陰陽

家流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流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暴以靖四國此其威也止戈為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廢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為述作自周已來立理者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俾於六經皆目之為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立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昉裴玄蘇彥傳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牟子符朗孫武沈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著舊記法訓五教舊苑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士緯通語

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異新論指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與義或探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自然有為或作乍施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為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追蹤大白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疏前章明

馳聘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疎愛

歲所以為惠初三句標開得亡執病

快兩句詳舉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

動本守分則可長人爾○最曰貨者

身之所資名者身之所美歸於貨則

有美無名斯為大患老君哀世人之

藏貨愛名斯為大患老君哀世人之

於前兩句春之於後示以止足之善

息其藏愛之心聲慮華生斯亦至矣

名與身孰親

注名者實之實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矣

疏此以名較量去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者與保壽全身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全真爾

全真爾

義曰聖人憫俗間之士貪愛功名名立於前身危於後誰能棄名而修道絕俗而全身所以伯夷死於仁而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比干死於智刑軻死於勇龍逢死於

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殺形骨飄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齒齧抉眼自取滅亡殊不知儒者之訓全而歸之賈彼虛名去道遠矣

身與貨孰多

注徇利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矣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多貴重耶云此者欲令悟身死多不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

之詞也

義曰老君以舉世所惑財貨為先貨積而身憂財多而禍至誰能散財却害樂道安貧所以慶封死於富馮谿死於侈齊簡公死於貪榮夷公死於利故莊子至樂篇云

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味服聲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饑寒憂懼也而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以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常若不足其為形也亦以疎矣而至於豐

屋鄰家名亡身辱殊不知達者所謂積財累患保壽全生固亦遠矣擲玉毀珠者莊子胠篋篇云胠篋則齒寒聖人生而大盜起者拊擊聖智縱捨盜賊而天下始理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實聖人已死大

盜不起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此所謂聖智者作盜之利器珠玉者起盜之貪心棄而不用奸盜自然息矣得與亡孰病

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

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層然殊智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卷之爾

義曰大聖說經義存臣教將願以身為重名貨為輕輕重設問辭復為詳卷殺勸指喻迷者尚或惜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此吞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吞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劔玉實害譬諸懷璧詩書

發塚只為含珠惟貨之損可為殷鑒

義曰徇名則害已藏貨則亡身已如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劔玉實害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五虞

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狀也無狀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詩禮發塚者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膏之麥生於陂生不布施死何合珠為大儒曰接其鬢墜其顛徐以金鉗控其顛無傷口中珠大儒大寢也小儒小寢也東方作矣言日將出也詩古詩也美宜下田今種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施施鬼死乃舍珠非其藏也致有發塚理亦宜然詩以溫良禮以莊教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發塚稱儒為盜識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也
 既辱損累也殆危亡也不適聲名知足也不適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

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義曰人之生也大道降氣三元炳靈九天所錫稟有其數修道者積功而延壽為過者負量而大年既貪過分之名不稱實又積難得之貨貨必致災小則恥辱及身大則危亡其命身辱命天自貽其殃深可憫也老君戒之使絕其功名之過革其積貨之心知足知止無貪無欲則却大年之禍遠延壽之庭固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時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所以為克此章明成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初七句標立行之指獲次而句明幹珠之優劣後清靜下結得清靜則可為天下正爾○我四上德之君建道之士其德行也君子無實子若虛以然與天地同體然與陰陽同德不矜盈虛之所能故若沖缺之不足代人觀屈拙之外狀同知可直之內明控解珠之機明飾靜之要為天下正無以如馬顯前章名貨之非來後章貪欲之弊以清以靜為修造之階此其大旨也

踈凡曰學人功行大成東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為用則無窮
 義曰人君以大道化物與道相符上士以大道修身與道實合是以天高地廣日照月臨寒暑陰陽自相運代道不伐其功其人君法道為理上行下隨不伐其功與道同矣修學之士功圓德備不矜其能道益彰矣故皆若虧缺而其實圓成也於國則聖理常存於身則體和無挫雖云若缺固無弊竭之恃矣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注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用不窮匱
 踈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
 義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虛不恃其盈故

用而無之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周流六虛
放曠四極為國則民自富理身則德自充
其用無涯何窮匱之有也

大直若屈

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蒸明體用下三
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
知也夫潔已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
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已以矯物大直也曲
隨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
經文也

義曰道以和氣順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
化人人自貞正上士體道與物遠迤物感
其和各從其直此直廣博旁該萬殊可謂
大矣此化隨順忘功不宰可謂若屈矣舉
直措枉者論語為政篇魯哀公問孔子白
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
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自春秋
隱公第十二君名癸謚曰哀時哀公失德
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從

之法也直謂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謂邪曲
之人善舉正直之人為官則邪枉之人廢
置民服若德矣若舉邪佞之人廢正直之
人則民不服矣此孔子譏哀公捨賢任佞
欲使改之為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
一章經文也

大巧若拙

注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也
疏矜粉飾之工運鈞繩之妙小巧也因材
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
割不見其功似若朴拙爾莊子稱造化刻
彫衆形而不為巧

義曰天地大化陰陽大鈞吹萬流形不見
其用人君端拱垂教萬方各盡其能萬物
各施其用方圓曲直盡得其宜貴賤賢愚
各宜其力大巧之謂也天地為而不宰陰
陽施而不有人君化而不恃故若拙焉粉
飾之工者論語八佾篇云繪事後素言以
五色畫成文謂之繪五色既具然後以素
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素者粉也是謂粉繪

馬鈞繩者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
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應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拜鈞繩哉然且世稱之此言土之性
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木之性也曲
則為輪直則為楠今陶者以規矩匠者以
鈞繩圓者則矩之使方方者則規之使圓
曲者繩之使直直者鈞之使曲此失其真
性誠至小巧爾造化刻彫衆形者莊子大
宗師篇意而子問許由曰願遊於至道之
藩由者曰噫吾師也豈萬物而不為義澤
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
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此
謂吾師自然之道無心自爾莊子師之吾
師之遊自然而已

大辯若訥

注不飾小說故若訥
疏合譬飾詞結繩家句小辯也行不言之
教辨彫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
無所抑揚如審訥爾

義曰合譬者引事合意譬喻較繁非真理也結以華文寬釋詞句非至言也聽言則對小說也夫聖人之旨上士之行出名言之域超語默之律無迷作而萬景區別無稱喻而重玄了悟此辯之大也無言無說

默識無為此若訥也聖人鵜居以撫伐上士擬拱而通玄真化自派不知其力可以臻於清靜矣

躁勝寒靜勝熱

躁舉此論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者冲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則寒寒則萬物以表死明躁為死本盛為表源喻功成不敗者必敗持盈不冲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

躁者取喻大成大滿而能缺能冲所以無弊無窮至致生爾夫能無為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析生不當輕躁而赴死也

義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惡除患虛心

精神猶躁能勝寒靜能勝暑躁體春夏極則萬物凋落靜喻秋冬極則品彙發生矣禮經曰春者養也萬物蠢然而生夏者極也萬物得陽而盛此則仲冬既至一陽漸萌陽動而生故謂之躁躁極則凋落而死矣秋愁也物將凋落故謂之愁冬藏也物則閉藏陽氣潛伏潛伏未動未動故謂之靜靜極則煦嫗而生矣二氣則靜為生之本躁為死之根陰符所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是陰陽相勝之義終始之機也天元經曰立夏之後日行於地北入也少故夜短而晝長為熱立秋之後日行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為涼日行去極遠近不同故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為致

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王五兵不用清虛凝寂澄然恬和奸詐不敢侵強梁不敢暴烽燧不起擊析不驚海內晏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詎訝冷敬讓與九族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舉賢

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書軌順規而稟化八表麇至群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交暢熙熙然一變於道內絕窺窬之孽外無伺隙之隣哥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無為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弁臣以詐欺動搖

甲兵擐耀威福強師百萬北登單于之臺旌旗千里來涉沮遼之岸老弱疲勞役婦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搔擾及其人之弊也戶口凋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煙晝聞鬼哭此躁勝之所故也前以靜理而勝則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強而勝則寂然而寒薄可不戒哉
清靜為天下正
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淨者為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有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為天下之正爾

義曰聖人知沖缺之行可以持盈澄靜之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為歸萬方於真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源於茲明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景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疏前章明五德之門此章明三大之德以彰明可欲之樂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為罪為咎之所由後結知正之為德以戒貪求之為患○義曰天聖人之

御中也身齊居而南面而後天下聖賢備列於左右無為而守至正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在職為文德以懷遠敷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平家興禮讓求琛貢於四塞是征伐於三邊則載千戈休牛解馬然後樂轉轉真曰嗜多欲如雲無禮如甲兵或違此則為敵使戎馬載馳甲兵復用天何故哉以其上有貪得可欲之非德如土無厭之禍窮兵燹或必致自焚也常滿以知足之文欲使安其分分既常足可以言於理道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食求固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疏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得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馬之事人得儆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為先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馬於三邊闢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國肥食為天邦之大事也儆南畝者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儆始也載事也春

作既與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百尺言可以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為馬以情為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

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四時為柄日星為紀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為

幾於道矣天下者統言理國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